

詩第一冊



詩 第 一 冊

唐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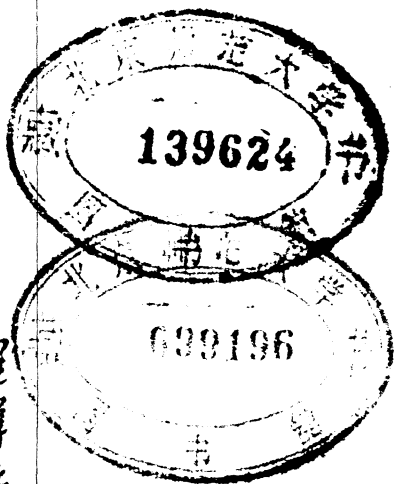
森

林

詩

叢

森林詩叢  
詩第一冊



星羣出版社

唐祈著

1948



北师大图 B2336586

獻  
給  
母  
親  
唐  
德  
芬

# 目 錄

## 第 一 輯

旅行	7
蒙海	8
拉伯底	9
游牧人	10
回教徒	11
穆罕默德	12
故事	13
遼遠的故事	14

## 第 二 輯

在森林中	19
河	20
流浪人	21
航海	22
墓中人的歌	24
鄉村早晨	26
日暮的山村	27
秋	28
雕塑家	30
十四行詩給沙合	31
戀歌	32
別離	33
風向	35
聲音	37

夜歌 ····· 38

### 第三輯

嚴肅的時辰 ····· 41

聖者(Lament) ····· 42

墓旁(Lament) ····· 43

雪 ····· 44

老妓女 ····· 45

小女乞丐 ····· 46

一個鄉村寡婦 ····· 47

黃昏 ····· 48

女犯監獄 ····· 49

挖煤工人 ····· 51

雨中 ····· 53

霧 ····· 54

你走了 ····· 57

時間的焦慮 ····· 58

最末的時辰 ····· 60

後記 ····· 63

第一輯

No, a tower shall arise from my heart,  
And I be placed at the top  
Where nothing else is, neither one last hurt,  
Nor the ineffable, where the world shall stop;

—R. M. Rilke: The Solitary.



## 旅 行

你，沙漠中的  
聖者，請停留一下；  
分給我孤獨的片刻，

我要去航行阿刺伯，  
遠方的風會不會停歇；  
沙礫死亡一般靜默。

沉思裏，我觀看  
星宿；生命在巴比倫天空，  
突然顯得短促。

1 9 3 7 .

## 蒙 海

蒙然，一個蒙古女人·  
三十歲了，還像少女樣年輕，  
她說一串難懂得的言語，  
告訴我來自遼遠的沙布尼林，  
她穿着舊日的馬靴和羊皮衣，  
頭套上的珠子誇着衰落貴族的富麗，  
她唱一支牧羊女的謠曲，  
說是成吉思汗的後裔·

那謠曲唱出了沙漠一千個城廓，  
蘇爾丁長矛征服俄羅斯，埃及，美麗  
多的憐河· · ·

歐洲人都顫慄地跑在蒙古人面前，  
全世界遊牧過我們金黃色部落·

蒙海，突然靜止在謠曲的回響裏，  
像遠方鞭牧着馬羊的故鄉·

1938·甘肅興隆山

[註]蘇爾丁長矛是成吉思汗用的武器，蒙古人傳說是神在個月光的山上賜給他的，至今仍保留在靈樞旁，視為神器·

[註]金黃色部落，歐洲人曾稱蒙古人叫GOLDEN HORDE

## 拉伯底

拉伯底，你從很遠的沙漠地來，  
今夜却死在異鄉寺院的門外，  
你的手在胸前的符上戰抖：  
拉伯底，最末一次向神的膜拜。

你夢過魯薩爾聖地的圓塔頂，  
白色的螺旋像一朵雲，  
滿殿的經典是宗克巴神的咒語，  
你聽見活佛座前三千個喇嘛的聲音。

你從風雪的天山走到戈壁的夏日，  
荒涼的祁連山下有跪拜的腳跡，  
你拋棄了家人，房屋，和七十頭牛羊  
一步步還了啊；記憶裏故鄉的南疆。

今夜，寺院的鼓聲幽祕地打響；  
你有神祇前更空洞的死亡。

1939·青海·魯薩爾鎮

## 遊 牧 人

看啊，古代蒲昌海邊的  
羌女，妳從草原的哪個方向來？  
山坡上，你像一隻純白的羊呀，  
你像一朵頂清淨的雲彩。

游牧人愛草原，愛陽光，愛水，  
帳幕裏你有先知一樣遡遊的智慧，  
原始的笛孔裏熱情是流不盡的乳汁，  
月光下你比牝羊更愛溫柔地睡。

牧歌裏你唱：青青的頭髮上  
很快的會蓋滿了秋霜；  
不快樂的生活很早會夭亡，  
哪兒才是游牧人安身的地方？

美麗的羌女唱得憂愁；  
官府的命令留下羊，驅逐人走！

1938·青海

## 回教徒

黑色的圓頂屋，  
滿腮絡鬚的回教徒，  
像神潔的香料洗過的，  
蒙着青紗的穆斯林少婦。

到禮拜寺：脫下鞋  
脫掉地上走過的塵埃；  
生活的靜肅間默禱片刻，  
救主啊，你的榮名穆罕默德！

白色的教堂裏沒有神像，  
黎明時，向太陽希望；  
右手提壺，流動的水，  
生命永在洗滌中不斷懺悔……

回教徒啊，每日清潔吧；  
神的心靈乃在於淨化。

1938.

##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呵，瀚沙裏的  
先知，祈禱中我感到親切，  
紅海邊你走過麥加城，一把劍  
流傳下可蘭經典在阿剌伯

引我前行吧：我的心今天  
是一把劍，這邊衆多的人民呵，  
正受難在一個暴君的面前，  
他比惡魔更多一百倍罪愆。

這些夜，我放逐在回教徒一起；  
當他們地上沒有糧食、房屋被毀棄；  
婦人哭着禮拜寺被熊熊的火燒掉；  
當他們臉上的皺紋再藏不住悲戚。

主啊：生活中我尋找宗教；  
服役更多人民將替代你底崇高！

1 9 3 8 .

## 故 事

湖水這樣沉靜，這樣藍，  
一朵潔白的花閃在秋光裏很陰暗；  
某早晨，一個少女來湖邊歎氣，  
十六歲的影子比紅寶石美麗。

青海省城有一個郡王，可怕的  
慾念，像他滿腮濃黑的鬍鬚，  
他是全城少女悲慘的命運；  
他底話語是難以改變的法律。

我看見他的兵丁像牛羊一樣地  
豢養，搶掠了異城的珍寶跑在他座旁  
游牧人被他的封建的城堡關起來，  
他要什麼，彷彿伸手到自己的口袋。

秋天，少女像憂鬱的夜花投入湖底，  
人們幽幽指着湖面不散的霧氣。

1939。

## 遼遠的故事

### 藏漾嘉錯的比喻〔四〕

達賴活佛啊：你底名兒  
藏漾嘉錯，像神一樣，  
也像一朵奇異的雲  
飄行在西藏頂燥熱的山上。

人們稱你爲世上的君王，  
你的靈魂却在宮中低徊歌唱，  
雖然莊嚴掛着珠寶輝煌，  
你的情歌却唱出神前的一隻替罪羊。

你愛比喻一個樹上剛熟的  
山桃，你的熱情是上面蒙茸的細毛，  
願爲一個山上的少女摘去，  
融化在她烈火似的胃囊裏。

你的情歌更有生命的火焰，  
七十年後方有我第一個人發現。

1938。

### 藏漾嘉錯的情歌〔五〕

快樂的白雲啊，  
你被禁在黑暗的牢盒裏，  
雖未失掉潔白的一雙翅膀



又哪能讓你飛到天堂呢！

美麗的鸚鵡啊，  
雖是上界飛禽，  
却禁不住海水的誘惑，  
早被引到一個暖和的南極。

我身上漸漸沉下的重病，  
都是你紊亂的情緒構成；  
除了神聖的拉母仙丹，  
百醫都要感到發昏。

湖上的雁啊，不要多疑竇，  
鶴兒雖然餓倒，不啄食泥中的草根。

1939 • 根據一個梵文譯詩寫成

#### 藏漾嘉錯的死亡〔十四〕

黃昏從沒有這樣奇異變化；  
天空險惡的灰雲吞沒燦爛的晚霞，  
歌聲孤獨地從山頂浮蕩，  
啊，藏漾嘉錯一個僧人愉快的歌唱。

從禁錮的牢籠逃奔，  
你天生是番民的流浪草原的靈魂；  
雖然死是一種寂寞，  
這比宮中活佛的生活快樂。

朵斯桑愛人啊，轟轟的夜雷響在耳旁，  
暴雨閃電找不出你的方向，  
山上，天空，松樹林和河流呀，  
殘暴地，都是曠野一般自由。

自由，自由剛在你身體內滋長，  
勇敢的僧人，你竟渴死在曠野上。•••

1939•

第 二 輯

To you is left (unspeakably confused)  
Your life, gigantic, ripening, full of tears  
So that it, now hemmed in, now grasping all  
Is changed in you by turns to stone and stars

---R. M. Rilke : Evening.

## 在森林中

我漫步：  
在森林中，  
聽，歲月裏  
悠悠的風。

我聽到：  
遠處的山上的鐘，  
像永久的歌聲  
上升到天空。

誰的一個聲音，  
又在森林中，  
誰的一個聲音，  
又在森林中。

遠處的風；  
山上的鐘；  
我將向哪裏走，  
在森林中。

1 9 3 6 •

# 河

河上  
沒有木船  
渡  
仇人的馬

漁人  
在岸邊  
守衛  
自己的家

河呵  
祖國底河呵

1 9 3 6 •

## 流 浪 人

我怨艾着路燈的裝置者了；  
就是他，使淒涼的夜色臨近了一步，  
由於江上升起的白色的霧；  
由於水聲擊着沙石的低音；  
由於孤立的木船上，一個老年人；  
你去想一支春夜的流浪的新調子吧。

大堤的木橋上停住了脚步，  
我低頭，想着流水的一個盡處。  
呵，我是知道何以這樣默默地走的。  
看看隔岸的黃昏的窗裏的燈火，  
回想遠方冰雪和砲火中的家。

1938。

## 航 海

當我們的船舶離港，航行  
在海上，世界愈遠愈覺蒼茫，  
無涯底氣象，船是一個虛點在  
橢圓的大海面上升，下降。

載着滿船的交流物資和夢想；  
遠颯呀，另一些船舶疾馳過去；  
氣笛放射着警戒的言語。

世界很大，大得可怕，  
多少沒有發現的陸地開始  
沉淪，海底有期待突出的懸崖。

越走，越感出人類狹隘：  
一個海岸劃分生死般森嚴，  
城市：檢查一些屬於自己的利益。

一個國度是一些孤立派的  
島嶼，希望海水四面守護圍繞，  
軍艦在沉默呼吸，並且夜裏巡弋。

自然却靜穆地傾訴，從不急燥；  
大海有時長嘯，卻有時孩子般大笑，  
星星月亮都歡迎飛入牠們懷抱。



太陽下雖也有陰影，坦白的  
平面都閃耀得金珠輝煌，  
世界在遠航中有我的改造和理想。

未來航綫的指標都是一個彩色  
與方向，遼遠的海岸像自己故鄉，  
海上唱着同樣歌聲，歡呼一個方式！

1 9 4 2 •

## 墓中人的歌

誰在敲我的墓；  
求你不要驚擾；甯靜地  
我是天空死亡的一顆星辰，  
害怕白日那些邪惡的眼睛。

誰在敲我的墓門？  
我的官長，早掛上燦爛的勳章，  
再不會從荒野地走過，  
忘記了我是他什麼兵團的一個。

誰在敲我的墓門？  
我的媽，爲我打仗哭瞎了眼，  
走不出故鄉空洞的門前；  
只有我回想戰慄的白髮。

誰在敲我的墓門？  
我的妻子，孤寡們逼她改嫁了人，  
親戚朋友呵，都在忙忙碌碌生活；  
活着的漸漸湮沒掉我的姓名。

誰在敲我的墓門？  
難道有人給我一個小小的碑？  
野草上却只有流螢每夜在飛；  
誰的脚步在這裡徘徊？

一隻野狗冷冷回答我：  
沒有人會敲你的門，  
我因為嗅得足夠，  
在這裏藏一藏第二根骨頭•••

我嘆息一聲，像秋蟲；  
星在抖動，地上括起了北風•

## 鄉 村 早 晨

黑土嵌一塊塊水田  
各種形狀的鏡子；  
晨星還在浮面遲疑，  
飛鳥照一照，飛出朦朧樹林，  
彩霞便開始面對它梳洗。

太陽剛露出，雲就歡欣，  
劃破寂靜的赤腳姑娘抱着受涼的井  
噉噴，嚇跑小牛羊們亂穿淺紅樹影，  
笨重的水牛拖着犁引農人下田；  
他們不溺愛雲影，伸個呵欠——  
嘩嘩啦啦犁出活潑的一片黑泥濘。

1 9 4 6 •

## 日暮的山村

粉藍的黃的灰色的

大塊雲彩，水氣濃重地塗抹  
雨後的晴空，牛羊牧人和風，  
點點大小回到黃昏的村中。

公路帶走無邊遠，無邊遠的夢，  
三五村女喃喃着城市，像奪目的虹。  
只大樹，磨房和老人不懂時間變化，  
他們不覺衰老，眼見孩子個個長大。

晚霞撒下大幅燦爛的時裝，山有溫柔  
疊摺，牝羊瞪眼看火燒的衣裳  
跪着擠乳的少女夕陽般沉醉：  
一隻爛袖子托着遠遠的凝望。

黑夜降臨：不少茅屋前的爐灶，  
裊旋一朵朵黑花炊烟，暮色中  
男人劈柴，女的搶着火焰，  
映着山村背影，多麼躍跳，鮮豔……

# 秋

蒙茸的小草呵，  
白融融的霧，  
峯頂潮溼，山脚下低窄的  
泥路，叢叢的灌木裏：  
我的脚步。

看遠處的風景像烟；  
我的身體也被寒氣裹住。

什麼都靜寂得像期待  
一個結果，我感到  
自然比我更嚴肅。

深山裏，  
有你的旋律。  
呵，你的旋律藏在風裏  
聽，回憶的笛。

笛，夢樣的消失……

聽，一羣羊蹄的紛沓，  
黃昏圍住他：  
像個小牧者，走遠了……

聽，幾片羽毛，

從星光上飄落下來，  
驚動了晚歌前的蟋蟀。

月光下，  
一個老人在井旁，  
汲水，撈滿一桶月光。

和尚在陰影裏  
沉思，蒲團上坐着他，  
像一枚新鮮的菌在收縮。

那些殘棋般的零星茅屋，  
茅屋頂下的人，牲畜，  
夜休息了嗎？沒有聲音  
一串無音的音符……

1937。

## 雕 塑 家

多少受難者的面孔；肌膚  
凸凹着你的憂患的程度，  
都學習地獄冰冷的石頭般忍受。  
沒有淚，深沉如盲者的目，  
凝視着聖潔的光輝。  
默默地像聾人無聲的耳鼓，  
傾聽四方有了讚美你的歡呼。

一片葉，一朵花摘下牠們的  
莊嚴形容，自然多麼寬大仁慈，  
只有你能欣賞，從牠們間呼吸，  
通過你兩隻溫柔的手，  
思想認出了牠們固有的形體。

時間空間的流中，你的靈魂  
不斷創作拱形的長橋的  
工程，人們通行過去——  
你冷靜的賦予一切的名稱，  
從面前到永恆。

1 9 4 4 •



## 十四行詩給沙合

雖說是最親切的人，  
一次別離，會劃開兩個人生。  
清晚的微明裏，  
想像不出更遠的疏淡的黃昏。

雖然你的影子閃在記憶的  
湖面，一顆樹下我尋找你的聲音；  
你的形容幻作過一朵夕陽裏的雲，  
但雲和樹都向我宣布了異鄉的陌生。

別離，寓言裏一次短暫的死亡；  
爲什麼時間，這茫茫的  
海水，不在眼前的都流得遺忘，  
直流到再相見的眼淚裏……

願遠方彼此的靜默和同在時一樣，  
像故鄉樹林守着門前的池塘。

# 戀 歌

致希慧

海，流在最深的  
港口，最沉靜

夜，最富於樂音的時辰。

快樂時：  
我祇想和你默默地  
對坐，在高聳的山頂，  
看一顆遼遠的星。

悲哀時，  
你牽着我的手，  
在喧鬧的  
市廛上行走。

1 9 4 4 •

## 別 離

分離，在沉靜中搖撼，  
秋天的樹葉子  
冷風裏微微地打顫，  
含着淚笑吧，不要傷感，  
因為把我們熱情吹聚的  
風，有時也會吹散。

你問過：  
生命的樹能有多久？  
像我們這樣結實的朋友，  
你是菓子，  
我却是菓子酒：  
友情像酒，最醇的時間最陳舊。

我指過：  
天上北極星的距離，  
不要分開，我請求過你；  
如果一別再不能見面，  
那比到任何星辰的  
路程更暗，更陰險。

人的話語有時像風一樣，  
流散，把握住它  
很難，很難……

呵，我却是那個牧羊人，  
廝守着你的  
回憶：甯靜得空空的羊欄。

1 9 4 6 •

## 風 向

濕的草氣，雲影，  
池沼嵌得滿滿的，  
天空我想得很遠，很遠，  
一隻杜鵑  
在啼。

桃樹上花朵有露水，  
顆顆都是寶石，  
快點搖落  
給我戴在  
三個手指間。

我經歷過心里發亮的  
幾個名字——  
暮春季候最難呵  
忘記。

房屋，窗，草地，  
在綠色的困惑里  
沉住氣。

花瓣無聲隨着流水  
漂走了，漂走了。

蝴蝶們，多粉的

觸角，在風中  
碰頭，採訪着什麼？

呵，我的心散開：  
有的低飛，  
有的遠颺，  
有的第一次顫動。

## 聲 音

每秒鐘有我穿過空氣的  
速度，如早晨雲雀的歌吟，  
鴿的鈴，向你的聲音追逐；  
在另一個藍色的天堂下：  
雖然你不曾隱約聽見，  
我也從沒有向誰說出。

呵，經驗却多麼沉痛，誰在我們  
前面，吹一隻生命的號筒，  
通過管狀的金屬物，像風：  
遼遠的處所佈置一次重逢；  
像鐘：欣欣然顫說着  
向我們呼喚：向一個夢走去。

我學孩子在海邊拾一塊  
玻璃，牠是片美麗的導聲器；  
聲音越過暗紅的光綫，  
生的莊嚴，死亡最後的火燄  
忽然燒在一起，像問你我  
自己：什麼時候降生下來，  
何時悄悄走入墓地。

1947。

## 夜 歌

我怎樣在尋找自己的  
靈魂，讓他對着夜，  
當你的信成一串祝福的歌聲；  
兩個分別的住處忽然鄰近；  
你在安甯的窗中將習慣地  
諦聽，不是爲了寂寞的  
我的提琴。

黑暗中我們將相遇，  
默然間沒有言語；  
當爐火燥急地發出響聲，  
我們怔住：  
好像突然回想前生。

自己，是屬於誰的一部份？  
彼此站在面前，感到  
從未有過的完整，  
像沉默的提琴，沉默的弓，  
有了最單純的和諧聲音。

呵，呵，我握住了  
黑暗中的你的手，  
和將要揭起的黎明。

1947。



第 三 輯

I have seen for some time now  
The change in everything.  
Something arises and acts  
And kills and brings sufferings.

—R. M. Rilke: End of Autumn.

## 嚴肅的時辰

我看見：  
許多男人，  
深夜裏低聲哭泣。

許多溫馴的  
女人，突然  
變成瘋狂。

早晨，陰暗的  
垃圾堆旁，  
我將餓狗趕開，  
拾起新生的嬰孩。

沉思裏：  
他們向我走來。

1 9 4 6 .

## 聖者 (Lament)

——追悼聞一多先生

每一個人死時，決定  
一生匆促的行踪，  
有的縮小，灰塵般虛渺，  
有的却在這秒鐘  
從容地爆裂，  
世界忽然顯得震動。

生疏的人們因你開始認識，  
熟悉的在行列中更熱烈地走在一起，  
你無言的聲音，張開  
一面高空的旗——  
飄颻在七月底晴空，  
一個啓示般莊嚴，美麗。

你的靈魂將被無數青年人  
歌唱，如一座未來崇高的形象。

1946。

## 墓 旁 (Lament)

你哭泣過一個烈士的  
死亡，隔五天  
我夢一樣兀立在你底墓旁。

世界很大，這兩座墓  
更大，肅穆裏：  
上昇着全國人憤怒的呼吸。

你墓旁沒有人流下淚  
感傷，爲什麼  
誰都覺得這濃霧的晨光前，  
沉重佈滿了希望……

你生前的親屬，朋友，  
和崇拜的人羣，都深深承受你底  
熱力和光，縱使你再感不到：  
你本身已是照射別人的太陽。

1 9 4 6 •

## 雪

靜止了，可怕的  
鄉村夜晚大得荒涼，  
雪漸漸厚了，厚了，  
風很重。  
只有大江暗鬱地流去。

原野多空洞窮苦的狀況；  
沒有一盞燈，在雪上，  
在凍壞了的樹林的地方，  
反射出一點暗紅閃光。

人們怎樣在忍耐  
寒冷，在平靜的白色下面，  
有了囚徒般堅硬的窒息，  
有了死亡的和平。

灰霧混合着雪  
在天空遷移，  
在最厚最厚的地面上；  
在酷烈的峭風中；  
大江不斷牠憤怒的流竄，  
而且歌着叛徒的命運……

1939 • 1947 改

## 老 妓 女

夜——在陰險的笑，  
有比白晝更慘白的  
都市浮腫的跳躍，叫囂……

夜使你盲目，太多歡樂的窗  
和屋，你走入鬧市中央，  
走進更大的孤獨。

聽，淫慾喧嘩地從身上  
踐踏：你，肉體的揮霍者啊，罪惡的  
黑夜，你笑得像一朵罌粟花。

無端的笑，無端的痛哭，  
生命在生活前匍伏，殘酷的  
買賣，竟分成兩種飢渴的世界。

最後，拋你在市場以外，唉，那個  
衰斜的塔頂，一個老女人象徵  
深凹的窗：你絕望了的眼睛。

你墮陷的鼻孔腐爛成一隻洞，  
却暴露了更多別人荒淫的語言，  
不幸的名字啊，你比他們莊嚴。

1945。

## 小女乞丐

她兩隻眼睛像灰瓷的  
痰盂，時常流淚哭泣，  
像別人吐進去的黏液。

她伸着神經質那樣發抖的  
雙手，向生命乞求，  
期待，當行路人一個走過去  
另一個走來。

現在，什麼都不用比喻：

昨天晚上  
可憐的她  
已經死去。

1946。



## 一個鄉村寡婦

雖然他，忽然變成一個坟，  
却貪婪地帶走你太多的東西  
入土，你活着已經是半個世界的人。

遺留給你沉重的一間屋，一隻床鋪，  
白日裏每雙鄰人愉快的眼睛：  
都會無意增添你夜深孤獨的担負。

你只能在人前歡笑，像痛苦的抽搐，  
門外一個遠山塔上烏鴉的凝望：非旁的  
影——時時向你傷心地招引。

風雨黃昏：遠處村落的狗吠，雞啼，  
濕淋淋的黑夜淋濕多少發潮的回憶，  
你夢着野地的坟墓，坟墓夢着你。

清晨你纏着白布走向市集，  
熱鬧的人羣帶來遠方的陌生的村鎮，  
你已厭倦，生活枯燥如死人的嘴唇。

終於一具骨瘦可憐的紡車，你的伴，  
牠分給你一掬溫暖，有一天灰色的線斷了  
，你才抱住那半個世界的宣判。

1946。

# 黃 昏

## ——給一個女演員

很好，這時還沒有起霧，  
草坪上我陪她散步：  
二期肺病的少女，挾一本書，  
異樣多的對夕陽的感觸。

坐下吧，空氣是好的；  
樹林子裏快黑了，比外面  
暗得早，像她長髮發鬱的頭腦，  
她問我：誰騎馬走進去了？

講着故事，我指向天的另一半邊；  
微笑的陰影後面，黃昏慢慢伸沿，  
樹林，雲，倦鳥似的炊烟漸漸模糊  
又清楚，像她透視過的 X 光膠片。

1 9 4 7 •

## 女犯監獄

我關心那座灰色的監獄，  
死亡，鼓着盆大的腹，  
在暗屋裏孕育。

進來，一個女犯牽着自己的  
小孩：帶判罪一同走入  
鐵的欄柵，許多烏合前來的  
女犯們，突出陰暗的眼球，  
向你漠然險惡地注看——  
她們的臉，是怎樣飢餓，狂暴，  
對着亡人突然嚎哭過，  
而現在連寂寞都沒有。

牆角裏你聽見撕裂的呼喊：  
黑暗監獄底看守人也不能  
用鞭打制止的；可憐的女犯在生產，  
血泊中，世界是一個乞丐  
向你伸手，  
嬰胎三個黑夜沒有下來。

讓罪惡像子宮一樣  
割裂吧：爲了我們哭泣着的  
這個世界！

陰暗的女犯們，

沒有一點別的響動，  
厚重的塵埃也不來掩蓋，  
她們都在長久地注視：  
死亡——  
還有比牠更恐怖的地方。

1946 •

# 挖煤工人

比樹木更高大的  
無數烟突，我看牠們  
是怪僻的鋼骨的黑樹林，  
風和飛鳥都不敢認識，貼近，  
粗暴的烟囱，瘋癲上升着：  
烏烟的霧氣，亂雲……

比地面更卑下，比土陰濕，  
三百公尺的煤層，同藏着比牲畜  
還赤裸，夜一樣污黑的更多男人，  
我們都來自各種各樣窮苦的鄉鎮，  
礦穴裏學習可憐的小野獸爬行，  
慘綠的安全燈下一條條彎背脊  
在挖掘，黑暗才是無盡長的時刻，  
不久，陽光摒棄了這羣在世界以外，  
很快，生活只剩給你一付嶙峋的骨骼。

呵，嗚嘟嘟的挖煤機，  
鍋爐，日夜不停地吞喫着  
鐘點，火車昂頭吐口氣到天這邊，  
牠們的歌都哭喪似的嚇人，  
當妻子小孩們每次注視，  
險惡的升降機把我們  
扔下，穿過比黑色河床更深的地層。  
這裏：沒人相信，沒人相信，

地獄是在別處，或者很近。

我們一千，一萬，十萬個生命的  
挖掘者，供養着三個五個大肚皮  
戰爭販子，而且剝削不停——  
直到煤氣浸得我們眼絲出血，到死，  
一張草紙，想蓋住憤怒張開的嘴唇。

1947。

## 雨 中

街上來往的  
每一張灰暗的臉，  
像雨中的天空般陰沉。

都彷彿向我  
試探一個  
嚴肅的質問。

我沒有報告  
戰爭的  
電訊，遠方廣播出的消息。

我知道：  
這些臉色都埋藏着  
一個巨大的焦急。

他們也是最冰冷的  
炸彈  
在準備……

雨呵  
苦苦的  
是他們期待的眼淚。

1 9 4 7 •

# 霧

## (一)

灰白的霧，  
在夜間，走着  
牠粗笨大白熊的腳步。

比雲卑溼，醜醜，  
走着，走着，又蹲下來  
牠沒有重量的  
龐大白色的臀部。

慢慢地，慢慢地，  
升上來——  
又向更低的地方走去。

## (二)

牠遺忘了後面安祥的  
山帶，樹木，交通的公路  
和楠比的茅屋，只有牠  
能扯起一塊無比大的天幕，  
蒙蔽了人們清醒的眼目，  
使一切漸漸軟弱，模糊，  
在牠惡劣的鼻息裏。



城市，頓時變成灰沉沉，  
像座沒有厚度的貧民窟。  
昏黯的街道上水份迷濛的  
黃昏，要癱瘓在行人的近視眼裏，  
茫茫的霧氣中沒有了  
空間，兀立着幾個朦朧的輪廓。  
碼頭上整日滯呆着的貨物堆，  
只有污穢的老鼠在那兒偷竊  
卑鄙的灰色小動物呵……

渡船隔膜地叫喚；  
夜提早了時間，施通催眠術的  
江漢關大鐘快昏睡了，  
路燈却想着些遼遠的事情，  
有着過多身體自由的流浪兒被拘留  
在沒有白色厚牆的牢房，  
屋頂與屋頂們漸漸消失  
霧更大了，  
只有牠，和彼此認識。

### (三)

牠使輾閃在  
暗室裏的記者，思想家，  
學生們，捫着頭腦嘆口氣，  
手拿着發表不出的消息：

牠窺伺一扇燈光的  
窗戶，純潔少女失眠的呵欠  
吐着燈似的癡獨，睜着眼  
看世界的惡夢。

牠却小心地守護，  
像一羣派來的白種祕密人員，  
團團圍住最孤僻的一幢高屋，  
那些陰謀家，戰略家，軍火商人，  
利用和平作白色烟幕，  
怎樣在用人骨割着地圖，  
每一立方自己的國土上，  
支配多少新式的  
却裝配了死亡符號的血肉。  
他們譁笑；假裝着胡塗……

( 四 )

霧呵，擴大了，掩護了  
掩在後面無期的霪雨  
下落，人民再不用試探了；  
灰色的和平下面黑暗的  
一片戰爭的泥濘。

1946 • 重慶 • 1947改 •

## 你走了

你走了、我們四處打聽，  
用耳朵說話，一羣焦灼的眼睛，  
凡是你能去的朋友的處所  
都詢問，同樣的驚悸，憎恨  
跟我們跑出來，熱鬧的  
街道，忽然害心病似的生疏，  
行動的路人都是些可疑的佈置，  
灰空中電線的嗚嗚，巡警車密碼般地  
奔突，每次白天比陰暗的夜短促，  
就在我們這隨時被圍住的小屋呵：  
有了怎樣的憤怒？！

你走了，在時間裏延長，  
而且延長了一個極端的意義；  
像一塊沉默的岩石，  
懷藏火種去等待拷打，  
那些黑色眼睛繼續竄來的  
陰影，指出了你，  
一次沉重的爆炸！

你終於要用死去證明  
仇恨，已將世界截然兩半的分開，  
一個無恥下降的已在崩潰；  
而長久在血的迫害裏的  
我們真理的火燄燒大了，  
不斷向現實上升，展開。

1947•

## 時間的焦慮

這邊的人們，都在驚愕；  
飢餓、流徙、內心分割的苦痛，  
爲了生存，忍受死的灰黯的剝奪；  
面向屋外每夜的雪風，  
眼見絕望了的生活  
正在擴大，挖深了黑暗中，  
一切空虛的喪事的溝壑。

千萬人被武裝着，命令他  
殘忍，走向空洞的戰爭，  
真實的火車載他們一次次遠行；  
帶着不祥的權力到各處，  
佈告出遵守殺戮的秩序與和平，  
城市與城市，鄉村與鄉村間  
交通着仇恨，隔離所有親人！

龐大的鄉村却在悲泣  
人羣比牲畜更壞的命運，  
荒原上老年人啼哭着；  
不論村口，茅屋頂下，偏僻的  
通路，飢餓與鞭打同行；  
並且用出血的繩索，  
細綁住每一個想逃亡的腳根。

神經緊張的城市是被圍困的

荒島；永遠沒有太陽的街道，  
灰心的鋼骨，水泥，建築物，  
虛偽的熱鬧在抖擻，動搖……  
不安的夜中，行走着  
人們，都是恐慌的鳥，  
過份驚心的婦女，抱住嬰孩  
守候火災，他們懂得預兆，  
那不可抗拒的事物  
注定了未來。

我無論走到那裏：  
無論碰到男人，  
婦女，和無知的小孩，  
都在陰影裏站起，睡下，跌倒，  
再沒有自信忍耐：  
戰爭，兇年，不測的死災，  
時間的焦慮，已將他們  
變成不顧一切崩塌的石塊。

1947。

## 最末的時辰

天亮：少女在公園裏割斷自己  
蔚藍色的脈搏。

街道上的窗緊閉，  
城市人的眼圈陷落下去；  
白日紛亂，空曠的  
市郊，更寂寞。

飢餓，氾濫的河，  
洶湧吞沒着  
最末一個時辰的工作：

農人哭泣着田地；  
工廠的大烟窗停止了  
喘息，成羣地  
飢餓擁結成的隊伍  
從早晨起遊行。

遠方士兵流行着  
一種嚴重的  
懷鄉病！

蒼黃瘦削却凸突着的  
孕婦，在昏黑的夜街中心，  
收拾着血嬰，污穢的

哭嚎，陰溝十分寒冷。

一羣羣警察深夜巡行；  
敲開每一扇門。

一切名字的槍，向自己底兄弟  
瞄準。

四方絕望的  
嘆息，像風雨  
震撼全城市的屋脊。

所有熟悉的街坊  
和故鄉——  
碉堡與碉堡張望，  
吐着猛惡的砲火網。

許多人沒有住處；

死亡的人不閉目；  
烈日下面期待  
一堆土。

如果撒旦知道  
這個國度陰森恐怖的  
面目，他將乘着黑夜的飛機來，  
來向你親人般祝福；  
而我將因憤怒呵

## 失聲痛哭

我竟是詩人，歷史學者，預言家，  
最末的時辰終歸來到，  
我還有着更大失聲的  
歡呼，大笑：

當另一支軍隊  
踏着六尺的闊步開到。

1947。



## 後 記

這些詩，在送出牠們之前，我還在時間這個很長的距離上感到一點快樂，我默默地支持着幾年來黯淡的寂寞的工作，隨着生活留下了牠們各自的聲音與面貌，感到像遠離的親人，和小孩子們突然長高了的那般親切。

可是當我走進一所偏僻的郵局，那幾張屬於我就要遠行的冷靜的郵票，却喚起我一種深省，一種覺悟：

這麼長的時間中留給我的是些什麼呢？雖然有些還沉睡在身旁的桌子裏，有些期待在書架木板上，有些索性就永遠遺丟在奔走的惶惶中，沒有搜集起來，而這些最初的和近來的四十首詩中，牠們替我呼喚了什麼，牠們也給親切的讀者映出了一個我所看見的世界的一小部份嗎？無論是我激情時或孤獨時經驗過的這些人和事物

•

現在我們的國家又正在爲了怎樣找尋一個民主的未來，而將一切見諸酷烈的戰場，這個戰爭暴露了也牽涉了社會的所有，甚至一個垂老的老年人，一個剛懂事的小孩，這麼大的變亂中，我又哪能像他們？

我却被滯留在這個陰黯的社會里，我只能學習一個寂寞的礦夫，在一個死亡控

制着的更寂寞的礦穴中工作，除了早期少年時代那一點近於無知的柔和，我從沒有歌唱什麼，我只能如實地寫出了這些陰黯的社會的事物中，一個更大的空虛的形象，想起這些，我不禁焦慮起來，更大的時候中我愈憤懣而愈要學習反抗，我的確從來沒有快樂的寫過什麼值得告訴人的事，我現在堅信，除非能在某一根生命的火線上，我們會立刻過去。

里爾克( R.M.Rilke )說：「時間崩潰了！我聽見他智慧的大聲音喊在街道上，市政府的草坪上，任何一個婦人小孩的絕望的生活中。我眼看到了崩潰，這本小書，一半屬於自己的小書又值得什麼呢。

我感謝幾位寫詩朋友的幫助，使我得以出版這本獻給母親的書，她現在正在一個苦難的遠方。

唐 祈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叢詩  
第一冊  
森詩

本出版期一九四八年五月

型刊行處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星厚出版社

小基本定價國幣三圓五角

珍編輯者森林

袖著作者唐

祈

社

版權所有

## 森 林 詩 叢

- 受難者的短曲  
方敬著 · \$ 3.00
- 風 景  $\Delta$   
田地著 · \$ 4.00
- 捧 血 者  
辛勞著 · \$ 3.00
- 火燒的城  $\Delta$   
杭約赫著 · \$ 3.50
- 交 響 集  $\Delta$   
陳敬容著 · \$ 4.00
- 渡 運 河  $\Delta$   
莫洛著 · \$ 3.50
- 詩 第 一 冊  $\Delta$   
唐祈著 · \$ 3.50
- 英雄的草原  $\Delta$   
唐湜著 · \$ 9.00

以作者姓氏筆劃爲序。

